42
34
8

準貴

通鑑紀事本末前編卷之二

堯制曆象

甲辰　元載唐堯即位羲和立象儀楚觀射父云少皞之衰也九黎亂德人神雜擾顓頊受之乃命南正重司天以屬神命北正黎司地以屬民使復典之故重黎氏世叙天地而別主其事堯因之羲和欽若昊天曆象日月星辰敬和氏也書堯典曰乃命羲和欽若昊天曆象日月星辰敬授人時分命羲仲宅嵎夷曰暘谷寅賓出日平秩東作日中星鳥以殷仲春厥民析鳥獸孳尾申命羲叔宅南交平秩南訛敬致日永星火以正仲夏厥民因鳥獸希革分命和仲宅西曰昧谷寅餞納日平秩西成宵中星虛以殷仲

秋厥民夷鳥獸毛毨申命和叔宅朔方曰幽都平在朔易日短星昴以正仲冬厥民隩鳥獸氄毛帝既命羲和曆象四時推候皆合矣積一期而天有餘度歲有餘日於是又置閏法二載帝曰咨汝羲暨和期三百有六旬有六日以閏月定四時成歲允釐百工庶績咸熙朱子書傳云天體至圓周圍三百六十五度四分度之一繞地一周而過一度日麗天而少進一日繞地一周無餘而常不及天一度積三百六十五日九百四十分日之二百三十五而與初躔會是一歲日行之數也月麗天而亦常不及天十三度十九分度之七積二十九日九百四十分日之四百五十九而與日會得全日三百四十八餘

之積五千九百八十八加日法九百四十而一月得六日不盡三百四十八通計得日三百五十四九百四十分日之三百四十八是一歲月行之數也歲有十二月月有三十日三百六十者歲之常數也故日行而多五日九百四十分日之二百三十五者爲氣盈月行而少五日九百四十分日之五百九十二者爲朔虛合氣盈朔虛而閏生焉故一歲閏餘率則十日九百四十分日之八百二十七三歲一閏則三十二日九百四十分日之六百一十五歲再閏則五十四日九百四十分日之三百七十五至十有九歲七閏則氣朔分齊是爲一章也金履祥曰章法雖云氣朔齊然猶有分秒之餘至二十七章爲會三會爲統三統

爲元積四千六百一十七年則日月皆無餘分却得十一月甲子朔子時半冬至則又爲曆元矣今立成法率三十二月而置一閏○朱子曰按帝堯時冬至日在虛昏中昴今冬至日在斗昏中壁中星不同者蓋天有三百六十五度四分度之一歲有三百六十五日四分日之一天度四分之一而有餘歲日四分之一而不足故天度常平遲而舒日道常內轉而縮天歲漸差而南歲漸差而東此歲差之由古曆簡易未立差法但隨時推以與天合至東晉虞喜始以天爲天歲爲度乃立差法以追其變約以五十年退一度何承天以爲太過乃依其言而反不及至隋劉焯取二家中數七十五年爲定之然亦未爲精審也

臣山金氏曰履祥按帝堯之言天帝寬而曆則密後世言天者常密而曆則疎蓋帝堯生知即事洞要其於周天固已知圓奇之妙四分一不足以盡天矣其命羲和不過以作曆之要如於中星互舉辰象於期數槩舉全日至於推步度數隨時占候則羲和有司之事帝堯固不必數數然也後世日不足而始爲度度不足而更爲分秒分秒愈多則筭法當愈密矣然久亦未嘗不差也蓋聖人因時制曆雖舉要而不遺後世定曆推天始積分以求密因時制曆則曆與天常易差無他天圓以動圓故弃動故不測而後世執定法以拘之也

堯禪舜

唐堯四十有一載舜生於諸馮之姚墟因生爲姓故爲姚姓居於嬀汭又稱有嬀其先國於虞始爲虞氏系出虞幕虞幕能聽協風以成樂物生自幕至於瞽瞍無違命瞽瞍盲卽舜父也母曰握登舜母死瞽瞍更娶妻而生象象傲瞽瞍愛後妻子常欲殺舜舜逃避及有小過則受命順適不失子道孝而慈於弟日以篤謹年二十以孝聞耕於歷山歷山之人皆讓畔漁於雷澤雷澤之人皆讓居於河濱河濱之器皆不苦窳作什器於壽丘就販於負夏一年而所居成聚二年成邑三年成都有友七人焉雄陶方甸繼牙伯陽東不訾秦不虛靈甫常輔竇之當此之時已不設言手不指麾執玄德於心而化馳若神七十載舜年三十登庸書曰帝曰疇咨若時登庸放齊曰胤子朱啓明帝曰吁嚚訟可乎帝曰疇咨若予采驩兜曰都共工方鳩僝功帝曰吁靜言庸違象恭帝曰咨四岳朕在位七十載汝能庸命巽朕位岳曰否鄙德忝帝位曰明明揚側陋師錫帝曰有鰥在下曰虞舜帝曰俞予聞如何岳曰瞽子父頑母嚚象傲克諧以孝烝烝乂不格姦帝曰我其試哉女於時觀厥刑於二女釐降二女於嬀汭嬪於虞帝曰欽哉帝使其子九男事之二女女焉百官牛羊倉廩備以養舜於畎畝之中舜尚見帝帝館甥於貳室亦饗舜迭爲賓主乃命以位歷試諸艱愼徽五典五典克從納於百揆百揆時敘

賓於四門四門穆穆納於大麓烈風雷雨弗迷帝曰格汝舜詢事考言乃言底可績三載汝陟帝位舜讓於德弗嗣帝曰咨爾舜天之曆數在爾躬允執其中四海困窮天祿永終正月上日受終於文祖文祖者堯始祖之廟也於是帝堯老命舜攝行天子之事以觀天命書曰在璇璣玉衡以齊七政肆類於上帝禋於六宗望於山川徧於群神輯五瑞既月乃日覲四岳羣牧班瑞於羣后歸格於藝祖用特五載一巡守羣后四朝敷奏以言明試以功車服以庸分北三苗於三危殛鯀於羽山四罪而天下咸服二十有八載帝乃殂落百姓如喪考妣三載四海遏密八音盖以思堯也堯知子丹朱之不肖不足以授天下授舜則天下得其利而丹朱病授丹朱則天下病而丹朱得其利堯曰終不以天下之病而利一人卒授舜以天下孟子曰堯崩三年之喪畢舜避丹朱於南河之南諸侯朝覲者不之丹朱而之舜獄訟者不之丹朱而之舜謳歌者不謳歌丹朱而謳歌舜舜曰天也夫然後之中國踐天子位焉書曰月正元日舜格於文祖是日即位也舜之踐帝位也載天子旗往朝父瞽瞍夔夔唯謹如子道封弟象於有庫爲諸侯封克子朱於丹淵謂之虞賓使奉堯祀其禮樂如之

洪水之治

帝堯六十有一載命鯀治水鯀頑帝之孫駱明之子姒姓書曰帝曰咨四嶽湯湯洪水方割蕩蕩懷山襄陵浩浩滔天下民其咨有能俾乂僉曰於鯀哉帝曰吁咈哉方命圮

族岳曰异哉試可乃已帝曰往欽哉堯既聽四岳用鯀治水鯀以才自負剛悖違衆嚚陸高堙卑故曰鯀堙洪水九載績用弗成當是時也洪水橫流泥濫於天下草木暢茂禽獸繁殖五穀不登禽獸偪人獸蹄鳥跡之道交於中國堯獨憂之舉舜而敷治焉七十載舜既登庸攝行天子之政巡行方嶽視鯀之治水無狀乃殛鯀於羽山以死天下皆以舜之誅爲是於是舜舉鯀之子禹而使續鯀之業禹爲人敏給克勤其德不違其仁可親其言可信聲爲律身爲度儀父鯀功之未成受誅於是嗟益暨稷思曰孜孜以成之益掌火政烈山澤而焚之禽獸逃匿然後禹得施治水之功疏九河瀹濟漯而注之海決汝漢排淮泗而注之江

勞身焦思八年於外三過其門而不入陸行乘車水行乘船泥行成橇山行乘檋左準繩右規矩以開九州通九道陂九澤度九山命益予衆庶之稻可種卑濕命后稷予衆庶難得之食食少調有餘相給以均諸侯禹乃行相地宜所有以貢及山川之便利禹貢曰禹敷土隨山刊木奠高山大川冀州既載壺口治梁及岐既修太原至於岳陽覃懷底績至於衡漳厥土惟白壤厥賦惟上上錯厥田惟中恒衛既從大陸既作島夷皮服夾右碣石入於河濟河惟兗州九河既道雷夏既澤灉沮會同桑土既蠶是降丘宅土厥土黑墳厥草惟繇厥木惟條厥田惟中下厥賦貞作十有三載乃同厥貢漆絲厥篚織文浮於濟漯達於河

海岱惟青州嵎夷既略濰淄其道厥土白墳海濱廣斥厥
田惟上下厥賦中上厥貢鹽絺海物惟錯岱畎絲枲鉛松
怪石萊夷作牧厥篚檿絲浮于汶達于濟海岱及淮惟徐
州淮沂其乂蒙羽其藝大野既豬東原底平厥土赤埴墳
草木漸包厥田惟上中厥賦中中厥貢惟土五色羽畎夏
翟嶧陽孤桐泗濱浮磬淮夷蠙珠暨魚厥篚玄纖縞浮於
淮泗達於河淮海惟揚州彭蠡既瀦陽鳥攸居三江既入
震澤底定篠簜既敷厥草惟夭厥木惟喬厥土惟塗泥厥
田惟下下厥賦下上錯厥貢惟金三品瑤琨篠簜齒革
羽毛惟木島夷卉服厥篚織貝厥包橘柚錫貢沿於江海
達於淮泗荊及衡陽惟荊州江漢朝宗於海九江孔殷沱

潛既道雲土夢作乂厥土惟塗泥厥田惟下中厥賦上下
厥貢羽毛齒革惟金三品杶幹栝柏礪砥砮丹惟箘簵楛
三邦底貢厥名包匭菁茅厥篚玄纁璣組九江納錫大龜
浮於江沱潛漢逾於洛至於南河荊河惟豫州伊洛瀍澗
既入於河滎波既瀦導菏澤被孟瀦厥土惟壤下土墳壚
厥田惟中上厥賦錯上中厥貢漆枲絺紵厥篚織纖錫貢
磬錯浮於洛達於河華陽黑水惟梁州岷嶓既藝沱潛既
道蔡蒙旅平和夷底績厥土青黎厥田惟下上厥賦下中
三錯厥貢璆鐵銀鏤砮磬熊羆狐貍織皮西傾因桓是來
浮於潛逾於沔入於渭亂於河黑水西河惟雍州弱水既
西涇屬渭汭漆沮既從灃水攸同荊岐既旅終南惇物至

於鳥鼠原隰底績至於豬野三危既宅三苗不叙厥土惟
黃壤厥田惟上上厥賦中下厥貢惟球琳琅玕浮於積石
至於龍門西河會於渭汭織皮崑崙析支渠搜西戎即叙
導岍及岐至於荆山逾於河壺口雷首至於太岳底柱析
城至於王屋太行恒山至於碣石入於河西傾朱圉鳥鼠
至於太華熊耳外方桐柏至於陪尾導嶓冢至於荆山内
方至於大别岷山之陽至於敷淺原道
弱水至於合黎餘波入於流沙道黑水至於三危入於南
海導河積石至於龍門南至於華陰東至厎柱又東至於
孟津東過洛汭至於大伾北過降水至於大陸又北播爲
九河同爲逆河入於海嶓冢導漾東流爲漢又東爲滄浪
之水過三澨至於大别南入於江東匯澤爲彭蠡東爲北
江入於海岷山導江東别爲沱又東至於澧過九江至於
東陵東迤北會於匯東爲中江入於海導沇水東流爲濟
入於河溢爲滎東出於陶丘北又東至於荷又東北會於
汶又北東入於海導淮自桐柏東會於泗沂東入於海導
渭自鳥鼠同穴東會於澧又東會於漆沮入於
河導洛自熊耳東北會於澗瀍又東會於伊又東北入於
河九州攸同四隩既宅九山刊旅九川滌源九澤既陂四
海會同六府孔修庶土交正底慎財賦咸則三壤成賦中
邦錫土姓祗台德先不距朕行五百里甸服百里賦納總
一百里納銍三百里納秸服四百里粟五百里米五百里

侯服百里采二百里男邦三百里諸侯五百里綏服三百里
里揆文教二百里奮武衛五百里要服三百里夷二百里
蔡五百里荒服三百里蠻二百里流東漸於海西被於流
沙朔南暨聲教迄於四海禹錫玄圭告厥成功於是封
禹於有夏

仁山金氏曰履祥按周漢以來諸書多稱堯有九年之
水今考其時自洪水方割即稟鯀伻乂九載無成而後
舉舜又二三年始舉禹禹八年於外而始告成功前後
計二十餘年矣而曰九年者蓋指鯀九載之間也計自
方割以來洪水之害無歲無之如後世歲有河決之患
鯀於其間多爲隄防以障之而患日滋其孟子叙汜濫

之禍在舉舜敷治之土則九年之云蓋謂此時也鯀之
治水也鄣之禹之治水也導之其成敗之由以此舜之
罪也殛鯀其舉也興禹大公之道聖人無容心焉禹念
父功之未就思日孜孜以成之非惟克勤於邦以爲忠
而補前人之愆以濟天下乃所以爲大孝也然以禹之
聖猶八年於外者蓋八年之間非但導水濬川中間畫
井田爲溝洫定經制物土宜立賦法通朝貢廣教化於
八年之間定千萬世之計此禹之功所以爲不可及也

舜巡方嶽

唐堯七十有三載堯命舜攝行天子之事舜乃舉朝覲巡
狩之典書曰輯五瑞既月乃日覲四岳羣牧班瑞於羣后

七十有四載歲二月東巡守至於岱宗柴望秩於山川肆
覲東后協時月正日同律度量衡修五禮五玉三帛二生
一死贄如五器卒乃復五月南巡守至於南嶽如初禮八
月西巡守至於西嶽如初十有一月朔巡守至於北嶽如
西禮歸格於藝祖用特五載一巡守羣后四朝敷奏以言
明試以功車服以庸及舜即天子位丙戌元載巡守虞夏
傳曰維元祀巡守四岳八伯壇四奧沈四海封十有二山
肇十有二州樂正定樂名元祀岱泰山貢兩伯之樂焉東
嶽陽伯之樂舞倏離其歌聲比余謹名曰拆陽義伯之樂
舞襲哉其歌聲比大謹名曰南陽中祀大交霍山貢兩伯
之樂焉夏伯之樂舞謏哉其歌聲比中謹名曰初虞義伯
之樂舞將陽其歌聲比大謹名曰朱于秋祀柳叔華山貢
兩伯之樂焉秋伯之樂舞玄鶴其歌聲比小謹名曰岑落
和伯之樂舞玄鶴其歌聲比中謹名曰歸來幽都弘山祀
貢兩伯之樂焉冬伯之樂舞齊落歌曰緩緩并論八音四會
歸格於禰祖用特
仁山金氏曰履祥按諸侯必貢詩於天子傳曰貢兩伯
之樂焉是古者侯伯亦貢樂於天子也羲伯和伯豈羲
和之後以其知四方之風土氣候分為方伯耶舜巡四
岳禮樂之盛伏生秦博士逮見古書其所述諒哉昔者
子黃子續儀禮經傳亦有取焉今附于此以廣異聞云

虞延命官

虞舜受禪即天子位時禹皐陶契后稷伯夷夔龍垂益皆
堯時皆已舉用而未有分職舜乃命之書舜典曰月正元
日舜格于文祖詢于四岳闢四門明四目達四聰咨十有
二牧曰食哉惟時柔遠能邇惇德允元而難任人蠻夷率
服舜曰咨四岳有能奮庸熙帝之載使宅百揆亮采惠疇
僉曰伯禹作司空帝曰俞咨禹汝平水土惟時懋哉禹拜
稽首讓于稷契暨皐陶帝曰俞汝往哉帝曰棄黎民阻饑
播時百穀帝曰契百姓不親五品不遜汝作司徒
汝后　夔播時百穀帝曰皐陶蠻夷猾夏寇賊姦宄汝作士五
敬敷五教在寬帝曰俞汝作士五流有宅五宅三居惟明克允帝曰疇
咨若予工僉曰垂哉帝曰俞咨垂汝共工垂拜稽首讓于殳

斨暨伯與帝曰俞往哉汝諧帝曰疇若予上下草木鳥獸
僉曰益哉帝曰俞往哉汝諧益拜稽首讓于朱虎熊
羆帝曰俞咨益汝作朕虞益拜稽首讓于夔龍帝曰俞
夷帝曰俞咨伯汝作秩宗夙夜惟寅直哉惟清伯拜稽首
讓于夔龍帝曰俞往欽哉帝曰夔命汝典樂教胄子直而
溫寬而栗剛而無虐簡而無傲詩言志歌永言聲依永律
和聲八音克諧無相奪倫神人以和帝曰龍朕堲讒說殄
行震驚朕師命汝作納言夙夜出納朕命惟允帝曰咨汝
二十有二人欽哉惟時亮天工三載考績三考黜陟幽明
庶績咸熙分北三苗此二十二人咸成厥功皐陶爲大理
平民各伏得其實伯夷爲秩宗禮上下咸讓垂爲工師百工致

功益主虞山澤辟棄主稷百穀時茂契主司徒百姓親和
龍主賓客遠人至十二牧行而九州莫敢辟違唯禹之功
爲大披九山通九澤決九河定九州各以其職來貢不失
厥宜是時土地方五千里至于荒服南撫交趾北發西戎
析支渠廋氐羌北山戎發息愼東長鳥夷四海之內咸戴帝舜
之功

禹皐陳謨

虞帝即位禹皐陶相與陳謨書皐陶謨曰奭若稽古皐陶
曰允迪厥德謨明弼諧禹曰俞如何皐陶曰都愼厥身修
思永惇叙九族庶明勵翼邇可遠在茲禹拜昌言曰俞皐
陶曰都在知人在安民禹曰吁咸若時惟帝其難之知人

則哲能官人安民則惠黎民懷之能哲而惠何憂乎驩兜
何遷乎有苗何畏乎巧言令色孔壬皐陶曰都亦行有九
德亦言其人有德乃言曰載采采禹曰何皐陶曰寛而栗
柔而立愿而恭亂而敬擾而毅直而温簡而廉剛而塞彊
而義彰厥有常吉哉日宣三德夙夜浚明有家日嚴祗祗
六德亮采有邦翕受敷施九德咸事俊乂在官百僚師師
百工惟時撫於五辰庶績其寧無教逸欲有邦兢兢業業
一日二日萬幾無曠庶官天工人其代之天叙有典勑我
五典五惇哉天命有德五服五章哉天討有罪五刑五用哉政事懋
哉懋哉天聰明自我民聰明天明畏自我民明威達于上

下敬哉有土皐陶曰昌言惠可底行禹曰俞乃言底可
皐陶曰予未有知思曰贊贊襄哉帝曰來禹汝亦昌言禹
拜曰都帝予何言予思日孜孜皐陶曰吁何如禹曰洪水
滔天浩浩懷山襄陵下民昏墊予乘四載隨山刊木暨益
奏庶鮮食予決九川距四海濬畎澮距川暨稷播奏庶艱
食鮮食貢遷有無化居烝民乃粒萬邦作乂皐陶曰俞師
汝昌言禹曰都帝愼乃在位帝曰俞汝止愾幾惟
康其弼直惟動丕應徯志以昭受上帝天其申命用休帝
曰吁臣哉隣哉隣哉臣哉禹曰俞帝曰臣作朕股肱耳目
予欲左右有民汝翼予欲宣力四方汝爲予欲觀古人之
象日月星辰山龍華蟲作會宗彝藻火粉米黼黻絺繡以

五采彰施于五色作服汝明予欲聞六律五聲八音在治
忽以出納五言汝聽予違汝弼汝無面從退有後言欽四
隣庶頑讒說若不在時侯以明之撻以記之書用識哉欲
並生哉工以納言時而颺之格則承之庸之否則威之禹
曰俞哉帝光天之下至于海隅蒼生萬邦黎獻共惟帝臣
惟帝時舉敷納以言明庶以功車服以庸誰敢不讓敢不
敬應帝不時敷同日奏罔功無若丹朱傲惟慢遊是好傲
虐是作罔晝夜額額罔水行舟朋淫于家用殄厥世予創
若時娶于塗山辛壬癸甲啓呱呱而泣予弗子惟荒度土
功弼成五服至于五千州十有二師外薄四海咸建五長
各迪有功苗頑弗即工帝曰俞咨哉帝曰迪朕德時乃功

叙皐陶方祗厥叙方施象刑惟明夔曰予擊鳴球搏拊琴
瑟以詠祖考來格虞賓在位群后德讓下管鼗鼓合止柷
敔笙鏞以間鳥獸蹌蹌簫韶九成鳳凰來儀夔曰於予擊
石拊石百獸率舞庶尹允諧帝庸作歌曰勑天之命惟時
惟幾乃歌曰股肱喜哉元首起哉百工熙哉皐陶拜手稽
首颺言曰念哉率作興事愼乃憲欽哉屢省乃成欽哉乃
歷載歌曰元首明哉股肱良哉庶事康哉又歌曰元首叢
脞哉股肱惰哉萬事墮哉帝拜曰俞往欽哉（按帝曰來禹
篇以下係生今文合于皐陶爲篇
宋文勢相接史記亦同
舜禪禹　附傳啓

舜三十有三載帝命禹總領禹敷奏以言明試以功車
服以庸分北三苗

之子也鯀娶有莘氏女曰志是爲修己孕禹歲有一月唐
堯戊戌五十八載六月六日禹生於石紐鄉長於西羌爲西夷之人鯀治水無功殛于羽山舜舉禹使續鯀
之業治水功成封于有夏舜受堯禪即帝位命禹作司空
而舜之子均亦不肖乃薦禹于天欲禪以位書大禹謨曰
兪若稽古大禹曰文命敷于四海祗承于帝曰后克艱厥
后臣克艱厥臣政乃乂黎民敏德帝曰俞允若茲嘉言罔
攸伏野無遺賢萬邦咸寧稽于衆舍己從人不虐無告不
廢困窮惟帝時克益曰都帝德廣運乃聖乃神乃武乃文
皇天眷命奄有四海爲天下君禹曰惠迪吉從逆凶惟影
響益曰吁戒哉儆戒無虞罔失法度罔遊于逸罔淫于樂

任賢勿貳去邪勿疑疑謀勿成百志惟熙罔違道以干百
姓之譽罔咈百姓以從己之欲無怠無荒四夷來王禹曰
於帝念哉德惟善政政在養民水火金木土穀惟修正德
利用厚生惟和九功惟叙九叙惟歌戒之用休董之用威
勸之以九歌俾勿壞帝曰俞地平天成六府三事允治萬
世永賴時乃功帝曰格汝禹朕宅帝位三十有三載耄思
倦于勤汝惟不怠總朕師禹曰朕德罔克民不依皐陶邁
種德德乃降黎民懷之帝念哉念茲在茲釋茲在茲名言
茲在茲允出茲在茲惟帝念功帝曰皐陶惟茲臣庶罔或
于予政汝作士明于五刑以弼五教期于予治刑期
刑民協于中時乃功懋哉皐陶曰帝德罔愆臨下以簡

衆以寬罰弗及嗣賞延于世宥過無大刑故無小罪疑惟
輕功疑惟重與其殺不辜寧失不經好生之德洽于民心
茲用不犯於有司帝曰俾予從欲以治四方風動惟乃之
休帝曰來禹洚水儆予成允成功惟汝賢克勤于邦克儉
于家不自滿假惟汝賢汝惟不矜天下莫與汝爭能汝惟
不伐天下莫與汝爭功予懋乃德嘉乃丕績天之曆數在
汝躬汝終陟元后人心惟危道心惟微惟精惟一允執厥
中無稽之言勿聽弗詢之謀勿庸可愛非君可畏非民衆
非元后何戴后非衆罔與守邦欽哉愼乃有位敬修其可
願四海困窮天祿永終惟口出好興戎朕言不再禹曰枚
卜功臣惟吉之從帝曰禹官古惟先蔽志昆命于元龜朕

志先定詢謀僉同鬼神其依龜筮協從卜不習吉禹拜稽
首固辭帝曰毋惟汝諧三十有三載正月朔旦禹受命于
神宗率百官若帝之初禹遂攝天子之事四十有八載舜
崩書曰舜生三十徵庸三十在位五十載陟方乃死史記
曰舜南巡狩崩于蒼梧之野葬于江南九疑是爲零陵盂
子曰舜薦禹於天十有七年舜崩三年之喪畢禹避舜之
子于陽城天下之民從之若堯崩之後不從堯之子而從
舜也禹遂即天子位國號曰夏后都安邑以水德王色尚
黑封舜之子商均于虞夏禹元歲會諸侯于塗山執玉帛
者萬國帝立舉皐陶薦之且授政焉而皐陶卒封皐陶之
後于英六或在許而後舉益作之政八歲巡江南會稽

防風氏後至戮之遂崩于會稽因葬焉孟子曰禹薦益于
天七年禹崩三年之喪畢益避禹之子於箕山之陰朝覲
訟獄者不之益而之啓曰吾君之子也謳歌者不謳歌益
而謳歌啓曰吾君之子也于是啓遂即天子位是爲帝啓
其母塗山氏之女也禹娶于塗山生啓四日而即往治水
塗山氏能明訓教而致其化以故啓能敬承繼禹之道乃
繼世以有天下

有苗之格

虞舜三十有五載谷禹征有苗帝曰咨禹惟時有苗弗率
汝徂征禹乃會群后誓于師曰濟濟有衆咸聽朕命蠢茲
有苗昏迷不恭侮慢自賢反道敗德君子在野小子在位

民棄不保天降之咎肆予以爾衆士奉辭伐罪爾尚一乃心力其克有勳三旬苗民逆命益贊于禹曰惟德動天無遠弗屆滿招損謙受益時乃天道帝初于歷山往于田日號泣于旻天于父母負罪引慝祗載見瞽瞍夔夔齊慄瞽亦允若至誠感神矧茲有苗禹拜昌言曰俞班師振旅帝乃誕敷文德舞干羽於兩階七旬有苗格

仁山金氏曰猶祥按有苗始末說者不同愚嘗綜其實書之所稱於前曰三苗於後曰有苗曰苗民書有異辭則事有不同矣蓋其始部落不一總謂三苗當堯之時竄三苗于三危罪其渠魁也當舜之時分北三苗川削其地分其民別其部落離其黨類於以銷阻亦以銷其

勢也至其後徂征之時曰有苗曰苗民而不復曰苗云者蓋已竄之後既分之餘存者特其一種耳

夏時之正

夏禹元歲春正月晉荀勗曰昔伏羲始造八卦作三畫以象二十四氣黃帝因之初作調歷歷代十一更年五千凡有七歷顓帝以今之孟春正月爲元其時正月朔旦立春五星會于天歷營室也冰凍始泮蟄蟲始發雞三號天曰作時地曰作昌人曰作樂鳥獸萬物莫不應和故顓帝聖人爲曆宗也湯作殷歷弗復以正月朔旦立春爲節更以十一月朔旦冬至爲元首下至周魯及漢皆從其節據正四時夏爲得天以承堯舜從顓帝故也禮記大戴曰虞夏

之歷建正於孟春此之謂也論語顓淵問爲邦子曰行夏之時朱子曰夏時謂以斗柄初昏建寅之月爲歲首而三代迭用之夏以寅爲人正商以丑爲地正周以子爲天正也然時以作事則歲月自當以人爲紀故孔子嘗曰吾得夏時焉而說者以爲謂夏小正之屬蓋取其時之正與其令之善而於此又以告顓子也又縣子問子思曰顓回問爲邦夫子曰行夏之時若時殷周異政爲非乎子思曰夏數得天堯舜之所同也殷周征伐革命以應乎天因改正朔若云天時之改爾故不相因也夫受禪于人者則襲其統受命于天者則革之以神其事如天道之變然也三統之義夏得其正是以夫子云夏小正曰春正月啓蟄

祀雉震呴魚陟負氷農緯厥素初歲祭耒始用暢圜丘見韭時有俊風寒日滌凍塗田鼠出農率均田獺祭魚鴈則爲鴈農及雪澤初服於公田采芸鞠則見初昏參中斗柄縣在下柳梅杏杝桃則華緹滿鶡桴粥二月往耨黍禪初俊羔助厥母粥綏多女士丁亥萬用入學祭菜釋菜董采繁鹿小蠶抵蚳來降燕乃睇剝鱓有鳴鶡鶡鶡榮芸時有見稺始收三月參則伏攝桑委楊鴽羊蠶則鳴鶡鶡榮芸時有麥子始蠶執養宮事祈麥實越有小旱田鼠化爲鴽拂桐芭鳴鳩夏四月昴則見初昏南門正鳴鴽圃有見杏鳴蜮王萯秀取荼蓼幽越有大旱執陟攻駒五月參則見浮游有殷鳩則鳴時有養日乃衣瓜良蜩鳴匽之興五日翕望

乃伏啟灌藍蓼鳽爲鷹唐蜩鳴初昏大火中種黍菽糜煮
梅蓄蘭頒馬六月初昏斗柄正在上煮桃鷹始摯秋七月
莠蘿蔦俾子肇肆溼潦生苹爽死苹莠漢案戶寒蟬鳴初
昏織女正東向時有霖雨灌荼斗柄縣在下則旦八月剝
瓜玄校剝棗梁零丹鳥羞白鳥辰則伏鹿入從鴈爲鼠參
中則旦九月納火遰鴻鴈主夫出火涉者爲蜡冬十月豺祭
鼬鼬則穴榮鞠樹麥玉始裘雀入于海爲蛤冬十月豺祭
獸豺昏南門見黑鳥潛時有養夜雉入于淮爲蜃織女正
北鄉則旦十有一月王狩陳筋革齒人不從隕麋角十有
二月鳴弋玄駒賁納卯赤虞人入梁隕麋角

不得證也吾得夏時焉學者多徵之夏小正焉小正
紀候之書謂之小則固非其大者也豈亦夏時之一端
歟聖人得之以說夏禮則必有大於此者單子曰夏令
曰九月除道十月成梁其時儆曰收而場功待而畚梮
營室之中土功其始火之初見期于司里然則舉一端
而推所謂夏時者當必有制度教條之詳不可得而聞
矣

有扈之征

夏啓即位有扈氏不服啟伐之大戰於甘將戰作甘誓書
甘誓曰大戰于甘乃召六卿王曰嗟六事之人予誓告汝
有扈氏威侮五行怠棄三正天用剿絶其命今予惟恭行

天之罰左不攻於左汝不恭命右不恭于右汝不恭命御非其馬之政汝不恭命用命賞于祖不用命戮于社予則孥戮汝遂滅有扈氏天下咸朝　楚辭天問曰啟代益作后卒然離蠥何啟惟憂而能拘是達集註曰舊說禹以天下禪益天下去益而歸啟是代益作后也於是有扈不服啟遂與之大戰于甘故曰離蠥問啓何以能思惟所憂而能伐扈以達拘執之嫌乎

朝陽按史記稱啓立有扈氏不服故伐之唐孔穎達謂唐虞受禪啟獨繼父以天下不服夫禹之傳啟豈出禹之本心啟之嗣位豈利天下哉孟子謂與賢與子皆出天命莫爲而爲莫致而至有扈氏不知天命之說啟行稱亂不奉正朔征之宜矣　孔子有取于升誓也

羿浞之亂

夏太康十九歲畋于洛表羿拒于河書五子之歌曰太康尸位以逸豫滅厥德黎民咸貳乃盤遊無度畋於有洛之表十旬弗反有窮后羿因民怨距于河厥弟五人御其母以從徯於洛之汭五子咸怨述大禹之戒以作歌其一曰皇祖有訓民可近不可下民惟邦本本固邦寧予視天下愚夫愚婦一能勝予一人三失怨豈在明不見是圖予臨兆民懍乎若朽索之馭六馬爲人上者奈何不敬其二曰訓有之內作色荒外作禽荒甘酒嗜音峻宇彫牆有一于此未或不亡其三曰惟彼陶唐有此冀方今失厥道亂其

紀綱乃底滅亡其四曰明明我祖萬邦之君有典有則貽厥子孫關石和鈞王府則有荒墜厥緒覆宗絕祀其五曰嗚呼皇皇歸予懷之悲萬姓仇予予將疇依鬱陶乎予心顏厚有忸怩弗慎厥德雖悔可追太康越在草莽不能返國

城于甸服東南而居之羿代夏政號帝夷羿太康失政十歲而崩于陽夏弟仲康繼立於外諸侯猶尊夏自若獨義和以附羿不臣而受征仲康三歲羿滅伯封昔禹命伯封叔及昭明作衍曆歲紀甲寅敬授人時是伯明夏之天官仲康征義和而奪羿滅伯封是與王室爭諸侯也仲康崩于相立是爲帝相元歲爲后羿逐居商丘依同姓諸侯斟灌斟鄩氏八歲寒浞殺羿因羣民以代夏政

羿射不修民事而淫於原獸棄武羅伯因熊髡龍圉

臣而用賢浞伯明后寒之讒子弟也伯明后寒棄之夷羿收之信而使之以爲已相浞行媚于內而施賂于外愚弄其民而虞羿於畋樹之詐慝以取其國家外內咸服羿猶不悛將歸自畋家衆逢蒙殺而烹之以食其子其子不忍食死於窮門浞因羿室生澆及豷恃其讒慝詐僞而不德于民使澆用師滅斟灌斟鄩氏處澆于過處豷于戈浞遂弒帝相而自立帝相后緡方懷娠逃出自竇奔歸母家有仍氏而生少康夏遺臣靡奔有南氏少康既長爲仍牧正澆使椒求之奔有虞爲庖正虞君思妻之二姚而邑諸綸有田一成有衆一旅能布其德而兆其謀以收夏衆而

撫其官職遺臣靡自有嵩南氏收灌郡二國之燼舉兵滅浞而立少康少康元歲使其臣女艾滅澆於過使其子季杼滅猱于戈乃復故都即位復禹之績祀夏配天不失舊物而有窮由是遂亾後代論中興之主以少康爲冠云

大紀論曰人殺其父子必欲死人辱其君臣必欲報忍死謀報能以天道爲定命不觀敵勢而改圖則庶幾焉苟顧其私內覬大利外畏大難雖有良心日銷月鑠甚不忘君父者幾希矣少康靡南眞人臣子哉志在計賊行吾義而已非圖富貴者也故受困厄而不渝濵死亡而不怠兢兢業業經營四十年然後克殄元凶祀夏配天不失舊物嗚呼此其可謂中興者矣故書虞世南論

歷代中興之主以少康爲冠曹劉前王之所爲後王師也可不鑒哉

義和之征

夏仲康元歲季秋月朔日食而義和不知王命胤侯往征之書胤征曰惟仲康肇位四海胤侯命掌六師義和廢厥職酒荒于厥邑胤侯承王命徂征告于衆曰嗟予有衆聖有謨訓明徵定保先王克謹天戒臣人克有常憲百官修輔厥后惟明明后每歲孟春遒人以木鐸徇于路官師相規工以藝事以諫其或不恭邦有常刑惟時羲和顚覆厥德沈亂于酒畔官離次俶擾天紀遐棄厥司乃季秋月朔辰弗集于房瞽奏鼓嗇夫馳庶人走羲和尸厥官罔聞知昏

迷于天象以干先王之誅政典曰先時者殺無赦不及時者殺無赦今予以爾有衆奉將天罰爾衆士同力王室尚弼予欽承天子威命火炎崐岡玉石俱焚天吏逸德烈于猛火殲厥渠魁脅從罔治舊染汚俗咸與惟新嗚呼威克厥愛允濟愛克厥威允罔功其爾衆士懋戒哉

仁山金氏曰履祥按仲康即五子之一也自太康畋於有洛之表而羿距太康于河仲康及其群弟避有窮之難奉其母濟河而南徯太康于洛汭太康越在草莽不能返國城于甸服東南而居之至是太康崩而仲康立說者多稱羿廢太康而立仲康失之矣使羿廢太康而立仲康既立使胤侯爲政馬兵柄有歸矣而不討羿是德羿也不返太康是紓兄也不然權出于羿是仲康爲虛位而胤侯爲羿黨也若是則胤征之書孔子奚取焉且傳稱羿代夏政號帝夷羿豈立仲康而爲之臣者其不然也明矣仲康繼立于外命胤侯掌六師其規模舉錯固已有大過人者無幾何時而使胤侯征羲和羲和遐棄厥司旅拒厥邑蓋不共王職而歸于有窮者是以有徂征之師有殲厥渠魁之命然仲康近不能移羲和之師而加之羿遠不能討羿者或者勢未可歟假之以年安知其不能討羿以羿之強僭而終仲康之世莫敢誰何者以仲康之賢有胤侯之助也仲康雖立國於外然肇位四海諸侯之尊夏固自若獨羲和以不臣受征然則夫

子于書取亂征焉君子是以知仲康爲能自振而亂侯之爲王室倚重矣

又曰或問羲和之罪不過失職耳何勤徂征之師曰王者之制諸侯三不朝則六師移之畔官離次棄厥司不甚于不朝乎曰沈亂于酒六師移之易爾曷爲申明軍律激勵威武若恐弗勝何也曰羲和畔夏即羿者也意必有聚衆拒命之事焉故下文有脅從罔治之戒也曰使果畔夏即羿也曷爲舍離伐罪不名其爲賊而止于責其不職也曰先王之制官各有職以事一人不供其職即不臣其君矣而況俶擾天紀爲始亂乎曰俶擾天紀之爲始　也曰自顓帝以來羲氏和氏世其職先王賴之授時頒正以一天下之視聽久矣一旦有羿入問王室天子保遷南夏而羲和首不爲用是使正朔不出於天子諸侯不稟正朔于王朝夏氏之失統將自是始而區區保邑拒命又其罪之細者耳故亂征之書姑述其法以明亂紀之罪終嚴其戒以破其脅衆之勢也兵法莫整于亂征曰先時者殺無赦不及時者殺無赦也莫仁于亂征曰殲厥渠魁脅從罔治也莫勇于亂征曰威克厥愛允濟也此武之大經也

孔甲亂夏

夏后孔甲即位大紀曰王好事鬼神肆行淫亂作破斧之歌是爲東音諸侯化之夏政始衰陶氏古今錄曰夏孔甲

八年九月歲次甲辰采牛首山鐵以鑄劍蔡史曰昔有颛
叔安有裔子曰董父實甚好龍能求其耆欲以飲食之龍
多歸之乃擾畜龍以服事帝舜帝賜之姓曰董氏曰豢龍
封諸鬷川鬷夷氏其後也故帝舜氏世有畜龍及有夏孔
甲擾於有帝帝賜之乘龍河漢各二各有雌雄孔甲不能
食而未獲豢龍氏有陶唐氏既衰其後有劉累學擾龍于
豢龍氏以事孔甲能飲食之夏后嘉之賜氏曰御龍以更
豕帝之後龍一雌死潛醢以食夏后饗之既而使求
之累懼而遷于魯縣范氏其後也魏獻子曰今何故無之
對曰夫物物有其官官修其方朝夕思之一日失職則死
及之失官不食官宿其業其物乃至若泯棄之物乃坻伏
鬱湮不育故有五行之官實列受氏姓封爲上公祀爲貴
神社稷五祀是尊是奉水正曰勾芒火正曰祝融金正曰
蓐收水正曰玄冥土正曰后土龍水物也水官棄矣故龍
不生得衛彪傒曰孔甲亂夏四世而隕孔甲至桀桀四世
而亡

仁山金氏曰履祥按傳夏后孔甲擾于有帝古今所傳
亦謂孔甲有盤盂之戒而國語世紀謂爲淫亂之君異
乎吾所聞矣

成湯放桀

商湯名履一名天乙子姓契之後也初帝嚳次妃簡狄氏
女祈于高禖生契詩玄鳥篇曰天命玄鳥降而生商

契事唐虞爲司徒教民有功封于商商頌長發之詩曰濬哲維商長發其祥洪水芒芒禹敷下土方外大國是疆幅隕既長有娀方將帝立子生商史記殷本紀曰契卒子昭明立昭明卒子相土立相土卒子昌若立昌若卒子曹圉立曹圉卒子冥立冥卒子振立振卒子微立微卒子報丁立報丁卒子報乙立報乙卒子報丙立報丙卒子主壬立王壬卒子主癸立主癸卒子天乙立是爲成湯帝王世紀曰主癸之妃扶都見白氣貫月意感而生湯時夏后孔甲二十七歲戊辰也歲壬寅夏后發於踐位是爲桀三十有三歲伐蒙山有施氏有施人進妹喜大紀曰孔甲之衰王室政德日衰諸侯或不朝桀能伸鉤索鐵負其

務德而武傷百姓有趙梁者教爲無道勸以食狼伐桀以有施氏有施氏進女妹喜桀嬖之所言皆聽爲之爲瑤臺象廊瑤臺玉床行淫縱樂政事怠廢三十五歲商主癸薨子履嗣書序曰自契至於成湯八遷湯始居亳從先王居三十六歲湯始征葛孟子曰湯居亳與葛爲隣葛伯放而不祀湯使人問之曰何爲不祀曰無以供犧牲也湯使遺之牛羊葛伯食之又不以祀湯又使人問之曰何爲不祀曰無以供粢盛也湯使亳衆往爲之耕老弱饋食葛伯率其民要其有酒食黍稻者奪之不授者殺之有童子以黍肉餉殺而奪之書曰葛伯仇餉此之謂也爲其殺是童子而征之四海之內皆曰非富天下也爲匹夫匹婦復讐也

時伊尹耕于有莘之野樂堯舜之道湯使三聘之尹乃
湯三十七歲湯薦伊尹於桀大紀曰成湯薦伊尹於桀
陳素王及九主之事桀不聽與群臣洗湎于酒伊尹進
若曰君王以酒色之微壅天命而不理失人心而不圖反
是爲善善則祥集習是爲不善不善則殃來君王宜留意
焉伊尹自亳凡五適夏告以堯舜之道桀終不聽四十歲
伊尹復歸於亳書序曰伊尹去亳適夏既醜有夏復歸于
亳入自北門乃遇汝鳩汝方新序曰桀作瑤臺罷民力殫
民財爲酒池糟隄縱廣三里之樂一鼓而牛飲者三千人群
臣相持歌曰江水沛沛分舟楫敗分我王廢分趣歸薄分
桀大分又曰樂今樂今四牡驕今六轡沃今去不善而

從善何不樂今伊尹知天命之至舉觴而告桀曰君王不
聽臣之言亡無日矣桀拍然而作噬然而笑曰子何妖言
吾有天下如天之有日也日有亡乎日亡吾亦亡矣於是
接履而趨遂適湯湯立爲相四十二歲桀囚湯于夏臺夫
紀曰昔先王之田也開三面而驅之順驅不逐逆驅則殺
所以愛天物不惟務獲而已也是時田者張網四面合圍
以殄天物於是成湯出而命去網三面曰欲左者左欲右
者右惟不用命者乃入吾網復古制也漢南諸侯聞之曰
湯仁及禽獸而況于人乎皆歸心焉桀疾其大得諸侯和
也召之囚於重泉夏臺已而釋之五十一歲太史令終古
奔商大紀曰桀鑿池爲夜宮男女雜處三旬不朝太史終

古執其圖法泣諫不聽遂出奔商又曰桀窮其宗族耻其
勳舊輕其賢良棄義聽讒卿士辛辛凌轢諸侯左師曹觸
龍讒嫉才智諸侯危其位大夫隱其道舉事戾于天發令
逆于時瞿山地烈及泉發徒鑿之通于河諫者曰洩天氣
發地藏天子失道後必有敗殺之者老或諫又殺之關龍
逢進諫曰人君謙恭敬信節用愛人故天下安而社稷宗
廟固今君用財若無窮殺人若不勝民惟恐君之後亡矣
人心已去天命不祐盍少悛乎不聽龍逢立而不去桀殺
龍逢大會諸侯于有仍氏有緡氏見王汰侈弟善也引師
先歸帥諸侯攻克之奔逃自於肆國人大崩諸侯當氏顧氏
昆吾氏黨桀之惡怒行亂政當桀之世群大嘼兩日鬬于
失流衆星隕五星錯行雨血夏霜水冰地震伊洛竭泰山
崩五十三歲伊尹佐湯伐桀桀起九夷之師不至曰吾海
不殺湯于夏臺使至北湯乃誓師書湯誓曰王曰格爾衆
庶悉聽朕言非台小子敢行稱亂有夏多罪天命殛之今
爾有衆汝曰我后不恤我衆舍我穡事而割正夏予惟聞
汝衆言夏氏有罪予畏上帝不敢不正今汝其曰夏罪其
如台夏王率遏衆力率割夏邑有衆率怠弗協曰時日曷
喪予及汝偕亡夏德若茲今朕必往爾尚輔予一人致天
之罰予其大賚汝爾無不信朕不食言爾不從誓言予則
孥戮汝罔有攸赦湯師升自陑遂與桀戰于鳴條之野夏
師敗績入于三嚮之國湯又從而伐之放于南巢湯歸自

夏至于大坰仲虺作誥書伸虺之誥曰成湯放桀于南巢惟有慚德曰予恐來世以台爲口實仲虺乃作誥曰嗚呼惟天生民有欲無主乃亂惟天生聰明時乂有夏昏德民墜塗炭天乃錫王勇智表正萬邦纘禹舊服茲率厥典奉若天命夏王有罪矯誣上天以布命于下帝用不臧式商受命用爽厥師簡賢附勢寔繁有徒肇我邦于有夏若苗之有莠若粟之有秕小大戰戰罔不懼于非辜矧予之德言足聽聞惟王不邇聲色不殖貨利德懋懋官功懋懋賞用人惟已改過不吝克寬克仁彰信兆民乃葛伯仇餉初征自葛東征西夷怨南征北狄怨曰奚獨後予攸徂之民室家相慶曰徯予后后來其蘇民之載商厥惟舊哉佑賢

輔德顧忠遂良翦攻昏取亂侮亡推亡固存邦乃其昌德日新萬邦惟懷志自滿九族乃離王懋昭大德建中于民以義制事以禮制心垂裕後昆予聞曰能自得師者王謂人莫己若者亡好問則裕自用則小鳴呼慎厥終惟其始殖有禮覆昏暴欽崇天道永保天命湯既黜夏命復歸於亳諸侯大會湯退而就諸侯之位曰天下非一家之有惟有道者理之惟有道者宜處之湯三讓諸侯皆推湯湯乃作誥以與天下更始書湯誥曰王歸自克夏至于亳誕告萬方王曰嗟爾萬方有衆明聽予一人誥惟皇上帝降衷于下民若有恒性克綏厥猷惟后夏王滅德作威以敷虐于爾萬方百姓罹其凶害弗忍荼毒益告

無辜于上下神祇天道福善禍淫降災于夏以彰厥罪肆台小子將天命明威不敢赦敢用玄牡敢昭告于上天神后請罪有夏聿求元聖與之戮力以與爾有衆請命上天孚佑下民罪人黜伏天命弗僭賁若草木兆民允殖俾予一人輯寧爾邦家茲朕未知獲戾於上下慄慄危懼若將隕於深淵凡我造邦無從匪彝無即慆淫各守爾典以承天休爾有善朕弗敢蔽罪當朕躬弗敢自赦惟簡在上帝之心其爾萬方有罪在予一人予一人有罪無以爾萬方鳴呼尚克時忱乃亦有終大紀曰三月惟十有一日踐天子位定都焉國號曰商其圖書曰龍馬赤文綠色背有斗杓建丑冬十二月[illegible]斗杓建丑冬十二月[illegible]日中爲朔啟蟄曰祀建大白乘大輅白馬黑首大事飲用日中戎事乘翰戎車曰寅車牲用白牡封夏后氏之後于杞行甲寅歲成湯二十祀夏桀宛于亭山路史曰放桀南巢三年死于亭山其子淳維妻其衆妾遁於北野隨畜轉徙號薰育逮周曰獯狁漢書匈奴傳曰其先伯禹之苗裔帝王世紀曰禹之時執玉帛者萬國及夏之衰有窮之亂孔甲以後至桀行暴諸侯相兼遂湯受命其能存者三千餘國

伊尹輔太甲

商湯既崩嫡孫太甲立祐湯娶有莘氏生太丁爲嫡子早卒太甲太丁子湯嫡孫也湯崩嗣次子外丙二年仲壬四年伊尹奉太甲卽位葬湯于亳北乃作書訓導之昔伊訓

曰惟元祀十有二月乙丑伊尹祠於先王奉嗣王祗見厥
祖侯甸群后咸在百官總己以聽冢宰伊尹乃明言烈祖
之成德以訓於王曰嗚呼古有夏先后方懋厥德罔有天
災山川鬼神亦莫不寧暨鳥獸魚鼈咸若于其子孫弗率
皇天降災假手於我有命造攻自鳴條朕哉自亳惟我商
王布昭聖武代虐以寬兆民允懷今王嗣厥德罔不在初
立愛惟親立敬惟長始於家邦終於四海嗚呼先王肇修
人紀從諫弗咈先民時若居上克明爲下克忠與人不求
備檢身若不及以至於有萬邦茲惟艱哉敬哉侯甸羣后
于商後嗣制官刑儆于有位曰敢有恒舞于宮酣歌于室
時謂巫風敢有殉于貨色恒于遊田時謂淫風敢有侮聖
言逆忠直遠耆德比頑童時謂亂風惟茲三風十愆卿士
有一于身家必喪邦君有一於身國必亡臣下不匡其刑
墨具訓于蒙士嗚呼嗣王祗厥身念哉聖謨洋洋嘉言孔
彰惟上帝不常作善降之百祥作不善降之百殃爾惟德
罔小萬邦惟慶爾惟不德罔大墜厥宗太甲既即位頫覆
湯之典刑伊尹放之桐宮是湯墓所在也乃作書戒之書
太甲上篇曰惟嗣王不惠于阿衡伊尹作書曰先王顧諟
天之明命以承上下神祇社稷宗廟罔不祗肅天監厥德
用集大命撫綏萬方惟尹躬克左右厥辟宅師肆嗣王丕
承基緒惟尹躬先見於西邑夏自周有終相亦惟終其後
嗣王罔克有終相亦罔終嗣王戒哉祗爾厥辟辟不辟忝

厥祖王惟庸罔念聞伊尹乃言曰先王昧爽丕顯坐以待旦旁求俊彥啓迪後人無越厥命以自覆慎乃儉德惟懷永圖若虞機張往省括于度則釋欽厥止率乃祖攸行惟朕以憚萬世有辭王未克變伊尹曰嗚呼不義習與性成予弗狎于弗順營于桐宮密邇先王其訓無俾世迷王祖桐宮居憂克終允德太甲中篇曰惟三祀十有二月朔伊尹以冕服奉嗣王歸于亳作書曰民非后罔克胥匡以生后非民罔以辟四方皇天眷佑有商嗣王克終厥德實萬世無疆之休王拜手稽首曰予小子未明於德自類欲敗度縱敗禮以速戾于厥躬天作孽猶可違自不可逭既往背師保之訓弗克于厥初尚賴匡救之

太甲終伊尹拜手稽首曰修厥身允德協于下惟明明后先王子惠困窮民服厥命罔有不悅矧其有邦厥鄰乃曰徯我后后來無罰王懋乃德視乃厥祖無時豫怠奉先思孝接下思恭視遠惟明聽德惟聰欽厥攸始慎厥攸終終始慎厥攸德下篇曰伊尹申誥于王曰嗚呼惟天無親克敬惟親民罔常懷懷于有仁鬼神無常享享于克誠天位艱哉德惟治否德亂與治同道罔不興與亂同事罔不成終始慎厥攸惟明明后先王惟時懋敬厥德克配上帝今王嗣有令緒尚監茲哉若升高必自下若陟遐必自邇無輕民事惟難無安厥位惟危慎終于始有言逆于汝心必求諸道有言遜于汝志必求諸非道嗚呼弗慮胡獲弗爲胡成一人元

良萬邦以貞君罔以辯言亂舊政臣罔以寵利居成功邦
其永孚于休伊尹既復辟欲致仕而去恐太甲德不純一
及任用非人乃復陳戒書咸有一德篇曰伊尹既復政厥
辟將告歸乃陳戒于德曰嗚呼天難諶命靡常常厥德保
厥位厥德靡常九有以亡夏王弗克庸德慢神虐民皇天
弗保監於萬方啓迪有命眷求一德俾作神主惟尹躬暨
湯咸有一德克享天心受天明命以有九有之師爰革夏
正非天私我有商惟天佑于一德德二三德不回惟吉凶不僭
在人惟天降災祥在德嗣王新服厥命惟新厥德終始惟
一時乃日新任官惟賢才左右惟人臣爲上爲德爲下

爲民其難其慎惟和惟一德無常師主善爲師善無常主
協于克一俾萬姓咸曰大哉王言又曰一哉王心克綏先
王之祿永底烝民之生嗚呼七世之廟可以觀德萬夫之
長可以觀政后非民罔使民非后罔事毋自廣以狹人匹
夫匹婦不獲自盡民主罔與成厥功十三祀王崩廟號
太宗子沃丁立八祀伊尹卒尹相太甲致太甲率德爲商令主卒年百有餘歲卒之時沃
丁三日王親吊臨葬以天子之禮祀以太牢其墓在亳去
湯塚七里許

盤庚遷殷

商盤庚元祀遷都于殷改號曰殷初成湯都亳仲丁六祀

有河決之害遷都于囂河亶甲元祀囂又有河決之害遷都于相祖乙元祀相都又有河決之害自相而遷都于耿後又爲水所圮徙于邢盤庚元祀乃遷都于殷復歸於亳鄭康成曰祖乙居耿以後奢侈踰禮土地迫近山川常圮焉至盤庚兄陽甲立盤庚爲之臣乃謀徙居湯舊都民居耿久奢淫成俗故不樂徙盤庚乃作誥三篇諭以遷都之利不遷之害其上篇曰盤庚遷于殷民不適有居率籲衆感出矢言曰我王來既爰宅于茲重我民無盡劉不能胥匡以生卜稽曰其如台先王有服格謹天命茲猶不常寧不常厥邑于今五邦今不承於古罔知天之斷命矧曰其克從先王之烈若顚木之有由蘖天其永我命于茲新

紹復先王之大業底綏四方盤庚斁於民由乃在位以常舊服正法度曰無或敢伏小人之攸箴王命衆悉至于庭王若曰格汝衆予告汝訓汝猷黜乃心無傲從康古我先王亦惟圖任舊人共政王播告之修不匿厥指王用丕欽罔有逸言民用丕變今汝聒聒起信險膚予弗知乃所訟非予自荒茲德惟汝含德不惕予一人予亦觀火予亦拙謀作乃逸若網在綱有條而不紊若農服田力穡乃亦有秋汝克黜乃心施實德于民至于婚友丕乃敢大言汝有積德乃不畏戎毒于遠邇惰農自安不昏作勞不服田畝越其罔有黍稷汝不和吉言於百姓惟汝自生毒乃敗禍姦宄以自災于厥身乃既先惡于民乃奉其恫汝悔身何

及相時儉民猶胥顧于箴言其發有逸口矧予制乃短長之命汝曷弗告朕而胥動以浮言恐沈于衆若火之燎于原不可嚮邇其猶可撲滅則惟汝衆自作弗靖非予有咎迪任有言曰人惟求舊器非求舊惟新古我先王暨乃祖乃父胥及逸勤予敢動用非罰世選爾勞予不掩爾善茲予大享于先王爾祖其從與享之作福作災予亦不敢動用非德予告汝于難若射之有志汝無僭老成人無弱孤有幼各長于厥居勉出乃力聽予一人之作猷無有遠邇用罪伐厥宅用德彰厥善邦之臧惟汝衆邦之不臧惟予一人有佚罰凡爾衆其惟致告自今至于後日各恭爾事爾乃位曁乃心罔或不勤予其懋簡相爾位爾乃自鞏爾身永肩

盤庚中篇曰盤庚作惟洪河

以民遷乃話民之弗率誕告用亶其有衆咸造勿褻在王庭盤庚乃登進厥民曰明聽朕言無荒失朕命嗚呼古我前后罔不惟民之承保后胥慼鮮以不浮于天時殷降大虐先王不懷厥攸作視民利用遷汝曷弗念我古后之聞承汝俾汝惟喜康共非汝有咎比于罰予若籲懷茲新邑亦惟汝故以丕從厥志今予將試以汝遷安定厥邦汝不憂朕心之攸困乃咸大不宣乃心欽念以忱動予一人爾惟自鞠自苦若乘舟汝弗濟臭厥載爾惟以沈不其或稽自怒曷瘳汝悔予告汝曷以書予有今冏後汝何生在上今予命汝一無起穢以自臭恐人倚乃身迂乃心予迓續乃命于天予豈汝威用奉畜汝衆

予念我先神后之勞爾先予不克羞爾用懷爾然失于政
陳于茲高后丕乃崇降罪疾曰曷虐朕民汝萬民乃不生
生暨予一人猷同心先后丕降與汝罪疾曰曷不暨朕幼
孫有比故有爽德自上其罰汝汝罔能迪古我先后其勞
乃祖乃父汝共作我高民汝有戕則在乃心我先后綏乃
祖乃父乃祖乃父乃斷棄汝不救乃死茲予有亂政同位
具乃貝玉乃祖乃父丕乃告我高后曰作丕刑于朕孫迪
高后丕乃崇降弗祥嗚呼今予告汝不易永敬大恤無胥
絕遠汝分猷念以相從各設中於乃心乃有不吉不迪顛
越不恭暫遇姦宄我乃劓殄滅之無遺育無俾易種于茲
新邑往哉生生今予將試以汝遷永建乃家下篇曰盤庚

既遷奠厥攸居乃正厥位綏爰有衆曰無戲怠懋建大命
今予其敷心腹腎腸歷告汝百姓于朕志罔罪汝衆爾無
共怒協比讒言予一人古我先王將多于前功適于山用
降我凶德嘉績于朕邦今我民用蕩析離居罔有定極爾
謂朕曷震動萬民以遷肆上帝將復我高祖之德亂越我
家朕及篤敬恭桑民命用永地于新邑肆予冲人非廢厥
謀弔由靈各非敢違卜用宏茲賁鳴呼邦伯師長百執事
之人尚皆隱哉予其懇簡相爾念敬我衆朕不肩好貨敢
恭生生鞠人謀人之保居叙欲今我既羞告爾于朕志若
否罔有弗欽無總于貨寶生生自庸式敷民德永肩一心
盤庚南涉河遷于亳得避河患復居成湯之故居行湯之

政諸侯皆來朝商道復興在位二十八年而崩

大紀論曰自祖乙都耿之後三世有兄弟爭奪之禍宗族離下谷有嘉奠湯析離居罔有定極盤庚欲正名而誅罰之則傷親親召變亂聽其所爲而縱之則不可以爲國故必遷于亳理之以舊制參之以新民消散黨與使定于一也自是而後子弟更立十世無復爭奪之禍矣賢者所爲蓋蓋善美如此哉後世人君欲有所爲者既不能行其所無事則必更張舊制變拔新進沮格群言誅責貴近以厲其餘矣方事未成則戒愼及事已成則安肆矣方遷之初道路困長工力勞費有能以財濟國事者則必旌顯之矣此天下所以敗也盤庚三篇有

六善焉以常舊服正法度一也圖任舊人二也無或敢伏小人之攸箴三也以人情事理反覆訓論開導民心使之通曉無纖毫持尊高憑威勢意四也奠厥攸居始以無戲怠爲戒五也叙欽有德有謀之人而不肩好貨六也一舉而六善立彌禍亂之根此孔子所以取之訓後世也先儒謂商人尚神愚初疑之及觀湯誥盤庚之文然後知聖人以神道設教非如末世及夷教之妄誕也行妄誕而能成事者未之有也

王氏曰土氣有厚薄風俗有盛衰冀之爲都天下之形勢也山河險固沃壤迫隘民淳俗儉足以自固後世人民文物漸至繁阜風俗日耗遂自北而南勢使之然也

夫契自唐虞始封于商八遷而後都亳湯以七十里而有天下此興王根本之地後世子孫不可輕去者也是以西河之地近古帝都地壤土豐民稠物饒人之所共樂附也中土之東南去河爲遠湯始大而未盛子孫無故而動往輕徙曰嚳曰相曰耿曰邢皆際河之境常人相處日久而不知患雖數有水禍時圮時壞而不悔者以奢淫成俗無避患之心也盤庚賢君也不忍民之沉溺蕩析離居而遷歸於先王創業之都非爲已利也爲民避患之切所以告戒諄勤而無一毫怒民之意然小民豈竟安於故土而懼遷哉皆世家大室嗜相恣患以更舊制熒新進而懼盤庚故盤庚知之諭百姓之言少而反覆愷切於故家舊臣者爲詳靄然温厚之意淪浹心體民之浮言安得不息民之胥怨烏得不消民之生生烏得不裕自是高宗祖甲相繼百年殷邦嘉靖其後武乙復遷河北國內衰弊至紂竟以奢淫而亡以是知盤庚遠慮絶識所未易及也

武丁中興

殷王高宗武丁舊學于甘盤至是踐位以盤爲相時居小乙諒陰三年不言百官總已以聽于冢宰三祀既免喪猶弗言群臣咸諫王嘗夜夢得聖人名曰說是群臣百官皆非也乃圖形旁求于天下時說爲胥靡築於傅巖見于王王曰是也與之語果聖人遂以傅巖姓之號曰傅說遂以

爲相總百官資學于說書說命上篇曰王宅憂亮陰三祀
既免喪其惟弗言群臣咸諫于王曰嗚呼知之曰明哲
哲實作則天子惟君萬邦百官承式王言惟作命不言臣
下罔攸稟令王庸作書以誥曰以台正於四方台恐德弗
類茲故弗言恭默思道夢帝賚予良弼其代予言乃審厥
象俾以形旁求于天下說築傅巖之野惟肖爰立作相王
置諸其左右命之曰朝夕納誨以輔台德若金用汝作礪
若濟巨川用汝作舟楫若歲大旱用汝作霖雨啟乃心沃
朕心若藥不瞑眩厥疾弗瘳若跣弗視地厥足用傷唯暨
乃僚罔不同心以匡乃辟俾率先王迪我高后以康兆民
嗚呼欽予時命其惟有終說復于王曰惟木從繩則正后
從諫則聖后克聖臣不命其承疇敢不祇若王之休命中
篇曰惟說命總百官乃進于王曰嗚呼明王奉若天道建
邦設都樹后王君公承以大夫師長不惟逸豫惟以亂民
惟天聰明惟聖時憲惟臣欽若惟民從乂惟口起羞惟甲
胄起戎惟衣裳在笥惟干戈省厥躬王惟戒茲允茲克明
乃罔不休惟治亂在庶官官不及私昵惟其能爵罔及惡
德惟其賢慮善以動動惟厥時有其善喪厥善矜其能喪
厥功惟事事乃其有備有備無患無啓寵納侮無恥過作
非惟厥攸居政事惟醉黷于祭祀時謂弗欽禮煩則亂事
神則難王曰旨哉說乃言惟服乃不良于言予罔聞于行
說拜稽首曰非知之艱行之惟艱王忱不艱允協于先王

成德惟說不言厥咎下篇曰王曰來汝說台小子舊學于甘盤既乃遯于荒野入宅於河自河徂亳暨厥終罔顯厥德爾惟訓于朕志若作酒醴爾惟麴蘗若作和羹爾惟鹽梅爾交修予罔予棄予惟克邁乃訓說曰王人求多聞時惟建事學于古訓乃有獲事不師古以克永世匪說攸聞惟學遜志務時敏厥修乃來允懷于茲道積于厥躬惟敬學念終始典于學厥德修罔覺監于先王成憲其永無愆惟說式克欽承旁招俊乂列于庶位王曰嗚呼說四海之內咸仰朕德時乃風股肱惟人良臣惟聖罔先正保衡作我先王乃曰予弗克俾厥后惟堯舜其心愧恥若撻于市一夫不獲則曰時予之辜佑我烈祖格于皇天爾尚明保

予罔俾阿衡專美有商惟后非賢不乂惟賢非后不食惟爾克紹乃辟于先王永綏民說拜稽首曰敢對揚天子之休命王既得說修德行政天下咸歸殷道復興成商家中興之業焉初王爲太子時其父小乙使久居民間與小民同事故于小民稼穡艱難備嘗知之及即位不敢荒寧嘉靖殷邦至于小大無時或怨在位五十九祀而崩廟號高宗

仁山金氏曰履祥按高宗自謂舊學于甘盤周公亦曰在高宗時則有若甘盤然則高宗新政蓋甘盤爲相也經世曰高宗踐位甘盤爲相其言是矣高宗宅憂三年不言百官聽于冢宰以有甘盤爲冢宰也書稱高宗遭

勞于外史謂其自爲太子時能知人民所好惡修聲其德達于神明蓋學于甘盤舊矣盤亦以高宗之賢足以自爲政故其免喪之後復政告老避權高蹈而高宗猶不言卒得傅說而相之云

高宗廟祀

殷武丁五十有九祀王崩廟號高宗子祖庚嗣位禮記喪服四制篇曰高宗者武丁武丁者殷之賢王也繼世即位而慈良于喪當此之時殷衰而復興禮廢而復起故善之善之故載之書中而高之故謂之高宗祖庚立高宗之廟于景山以安其神特爲百世不遷之廟不在三昭三穆之數廟成而祭之詩商頌殷武篇曰撻彼殷武奮伐荊楚采入其阻裒荊之旅有截其所湯孫之緒維女荊楚居國南

鄉昔有成湯自彼氐羌莫敢不來享莫敢不來王曰商是常天命多辟設都于禹之績歲事來辟勿予禍適稼穡匪懈天命降監下民有嚴不僭不濫不敢怠遑命于下國封建厥福商邑翼翼四方之極赫赫厥聲濯濯厥靈壽考且寧以保我後生陟彼景山松柏丸丸是斷是遷方斲是虔松桷有梴旅楹有閑寢成孔安又玄鳥篇曰天命玄鳥降而生商宅殷土茫茫古帝命武湯正域彼四方方命厥后奄有九有商之先后受命不殆在武丁孫子武丁孫子武王靡不勝龍旂十乘大糦是承邦畿千里維民所止肇域彼四海四海來假來假祁祁景員維河殷受命咸宜百祿

是何蓋大祫始祔高宗之詩也既而高宗彤祭之日有飛雉來鼎耳而彤書高宗彤日篇曰高宗彤日越有雊雉祖己曰惟先格王正厥事乃訓于王曰惟天監下民典厥義降年有永有不永非天夭民中絕命民有不若德不聽罪天既孚命正厥德乃曰其如台嗚呼王司敬民罔非天胤典祀無豐于昵史記曰帝祖庚立祖乙嘉武丁之祥雉爲德宗其廟爲高宗彤曰

仁山金氏曰殷祥按殷武頌高宗也高宗之德烈聚矣而獨首敘其伐荊楚之功則當時戎狄之患莫大于荊楚者故朱子疑此即易所謂高宗伐鬼方三年克之者也以三百餘九黎亂德家爲巫祝民神雜糅是以荊楚儹篡滋祠故謂之思

歐陽夏中葉荊楚毋爲中國大患蓋自豫南偏即險而又渡漢水控引雲夢江沱是爲九州之衷狄一出憑陵則北撼中山而至鄗虢爲山南而其間爲九州之衷狄一出憑陵則北撼中重險荊楚在其間爲九州東瞰陳蔡此所以易爲中國患也商都河南北周遷洛陽視荊楚爲國南鄉而負固若此其爲大患宜矣然自文王興于岐周而其化行于江漢泰人持力亦足以制楚蓋自雍南出即山水皆東南趨其下荊楚亦猶建瓴水商然則荊可以擒豫揚徐而雍梁又足以制荊設險雖守國之末務而亦不可不知也

又曰按書序稱高宗祭成湯有飛雉升鼎耳而雉祖己

訓諸王作高宗肜日是謂祖已爲高宗作也按史記則祖已遂高宗之事爲祖庚作也高宗名臣世多稱甘盤傅說而無曰祖已云者又凡書之本叙多稱其君之名或曰王未有以廟號稱者而此曰高宗肜日則似果若追書之云者史記之言當是也然肜祭明日又祭之名夏曰復胙商曰肜周天子諸侯曰繹以祭之明日大夫曰賓尸以祭之日蓋繹祭之餘也繹之於廟門之外西室主事以士行君不親也夫君既不親矣而曰高宗曰君且以廟號稱之又曰典祀無豐于昵詩味其詞又玄[illegible]之時[illegible]於高宗之廟而有雊雉之異乎則爲[illegible]祖庚明矣太史公牒極古書係之祖庚之紀

當必有據子長後受孔安國則又爲安國所誤故重取而無擇云　朝陽按國朝所定書傳會選亦采金氏之說以爲是高宗廟號也似謂高宗之廟昵近廟也似是祖庚繹于高宗之廟有非稱廟不得謂昵矣

通鑑紀事本末前編卷之二終